

纪念我们的 文化革命先驱鲁迅

人 民 出 版 社

8072

紀念我們的 文化革命先驅魯迅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六年·北京

紀念我們的
文化革命先驅魯迅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166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16 千字 · 1 印張

966 年 12 月第 1 版

196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統一書號 3001·990 定價(一) 0.07 元

毛主席语录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目 录

在紀念魯迅大会上的閉幕詞	陈伯达	1
紀念魯迅 革命到底	姚文元	4
紀念我們的文化革命先驅魯迅	《紅旗》杂志社論	17
(一九六六年《紅旗》第十四期)		
学习魯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	《人民日报》社論	23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		

在紀念魯迅大会上的閉幕詞

陈 伯 达

在結束我們这个紀念伟大文化战士魯迅的大会的时候，我說几句话。

魯迅逝世的前夜，留下一篇著名的遺囑，其中有些很深刻的話，到現在还值得大家深思。

他說：

“損着別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寬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他还說：

“……还記得在发热时（指魯迅肺病发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敌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寬恕。”

我认为，这是魯迅給我們很重要的遺囑，是我們要永远不能忘記的遺囑。

魯迅的話，是針對着当时那些投敌而冒充“先觉”的叛徒們而說的。所謂“新式的人”，就是諷刺地指他們。

当时魯迅积极拥护我們党、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倡导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极力反对我們毛主席的一致抗日的主張，因而遭到了魯迅的痛斥。魯迅尖銳地指出，托洛茨基派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現在为人的道德”。同时，魯迅完全拥护毛主席关于統一戰綫中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拥护毛主席关于在統一戰綫中的无产阶级独立自主的政策。魯迅尖銳地揭露，“‘联合戰綫’之說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漸漸出現了。納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現在，就好像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

魯迅接受毛主席的思想，完全同王明周揚們的投降主义相对抗。

时隔三十年，在現在，魯迅的話，还完全保存着他的先知的的光芒。让那些恬不知耻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听一听魯迅的这些话吧！难道魯迅当时揭露投降主义、揭露叛徒的每一句話，不就是对他們而說的嗎？

以苏共領導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义者，他們背叛伟大的列宁，正在同美帝国主义者蜜月共处。为了这种罪恶事业，他們正在利用所謂什么“联合行动”的名义，企图拍卖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企图牺牲越南人民震动世界的英勇的、伟大的斗争。

我想，在紀念魯迅的时候，重新溫习魯迅的遺囑，对于揭露現代修正主义者同美帝国主义者联合反对革命、反对人民、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越南人民抗美援朝、反对新中国的一切阴

謀詭計，是很有益处的。各国人民只要能够认清現代修正主义者投降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阴謀詭計，象我們毛主席經常指出的，各国人民都会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那末，一切革命都将是无敌的。

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友魯迅精神不朽！

讓我們踏着文化革命先驅者魯迅的足迹前进！

讓我們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道路上前进！

紀念魯迅 革命到底

姚文元

同志們！紅衛兵戰友們！朋友們！

我們在熱火朝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當中，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第四次檢閱了一百五十萬文化革命大軍之後，來隆重地紀念無產階級文化戰綫上的偉大旗手魯迅，這在國際和國內，都是有重大意義的。

只有革命的人們，才有資格來紀念革命的戰士。只有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把革命繼續推向前進，才是對於歷史上無產階級革命戰士最好的紀念。那些在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面前卑躬屈膝的以蘇共領導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者，那些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死抱住資產階級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不放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那些“本領要新，思想要舊”的反革命兩面派，還有那些在剝削階級腐朽文化的垃圾堆上飛來飛去不肯離開的蒼蠅蚊子們，他們是根本沒有資格談論什麼紀念魯迅的。今天，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旗幟下，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廣大工農兵和英雄的紅衛兵戰士，正在同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前赴後繼地進行鬥爭的全世界革命人民，才是最具有資格來紀念魯

迅的。紅衛兵戰士們向剝削階級旧事物猛烈进攻的丰功伟績，就是对魯迅最好的紀念！

毛主席对魯迅的历史貢獻，作了最正确、最全面、最充分的評價。

毛主席說：“魯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陣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它的灵魂，它的核心，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抛弃魯迅的革命精神，就是抛弃了魯迅的灵魂，也就是抛弃了整个魯迅。紀念魯迅，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按照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大大发揚这种大无畏的、彻底的革命精神，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鍛炼出一身无产阶级的鋼筋铁骨，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同以苏共領導集团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义、同那些反华大合唱中乱跳乱叫的啦啦队、同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同一切牛鬼蛇神战斗到底。

我們紀念魯迅，他在五四时代，用他那枝鋒利泼辣的笔，向着反动腐朽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进行了英勇的冲击，无情地批判了整个人吃人的旧世界。真是笔鋒纵横，所向披靡，使那些封建老頑固和叭儿狗們聞风丧胆。

我們紀念魯迅，他在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叛變革命之後，在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頑強的鬥爭中，在階級鬥爭的血的教訓面前，不斷地嚴格地“解剖自己”，改造自己的世界觀，樹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從資產階級的革命民主主義者發展成為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

我們紀念魯迅，他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向着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向着文化戰綫上的各種鬼魅，向着混入革命隊伍內部的冒充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進行了偉大的英勇的鬥爭，粉碎了各種資產階級反動思潮和反動文化，徹底揭露了胡適、梁實秋、“民族主義文學”者……等等地主資產階級走狗的卑鄙面目，反映了革命的“中國的大眾的靈魂”，在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中立下了不朽的功績。

我們紀念魯迅，特別要紀念在他的晚年，堅決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的正確立場上，保衛了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痛斥了周揚等人所執行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投降路綫。魯迅尖銳地揭露了他們打着“所謂革命作家”的招牌，“其實是破落戶的漂零子弟”的反動本質，揭露了他們“噦噦嚟嚟，招是生非”的宗派主義的手段，揭露了他們兩面派的“惡劣傾向”，揭露了他們借“聯合戰綫”之名，投降國民黨反動派，宣傳賣國主義和叛徒哲學的罪行。魯迅堅持“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無產階級的口號，批判了“國防文學”這個資產階級的口號。魯迅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說：“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着現在中國人

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无限热爱，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的信仰，对毛主席正确路线的坚决执行，表现了鲁迅晚年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永远引起我们深深的崇敬。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总是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相对立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革命事业中，当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统治地位时，革命就胜利发展前进；当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路线一度占统治地位时，革命就会遭受挫折、失败。文艺斗争是反映政治斗争，并为政治斗争服务的。三十年代的文化战线上，鲁迅同那些披着“左翼”或“共产党员”外衣的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同以王明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斗争，在文化战线上的尖锐的反映。在鲁迅逝世以后，周扬对鲁迅的种种攻击和歪曲，直到一九五七年，动员他手下的那一小撮无耻之徒进行了颠倒历史、围攻鲁迅、为“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口号翻案的大阴谋，其目的都是为了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王明的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翻案，为一小撮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党集团的政治需要服务。今年二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问题，作了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在这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座谈会的《纪要》中，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许多重大问题，坚决捍卫了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彻底揭露了

三十年代以周揚为代表的資產階級文艺路綫，揭露、批判了周揚篡改历史、打击魯迅的陰謀，揭露了“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資產階級反动本质。这是一场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綫的斗争。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和資產階級两条路綫的斗争还在继续，并且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而采取了某些新的形式，我們要坚决保卫和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綫，打倒資產階級的反动路綫！我們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紅旗，批判各种反毛泽东思想反群众路綫的錯誤傾向，肃清資產階級反动路綫的流毒！

一九三六年五月，魯迅在一封信中，針对着那些披着“左翼”外衣暗中陷害、打击他的修正主义分子，曾經憤慨地說：“上海所謂‘文学家’，真是不象样子，……我真想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万字，把历来所受的悶气，都說出来，这其实也是留給将来的一点遗产。”这是魯迅想对周揚之流的坏家伙进行一次声势浩大的回击。可惜魯迅沒有实现他的願望就逝世了。今天，我們应当实现魯迅的这个願望，把揭露、批判文艺战綫上以周揚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綫的斗争，进行彻底，搞深搞透！

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現代修正主义者，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吓得掉了魂。他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作洪水猛兽，心惊胆顫，做梦也会被革命的吼声吓醒。他們一听见“紅卫兵”三个字，就象宣告了死刑一样害怕，惶惶然不可終日。他們动员了一切宣传机器，来发泄他們的恐惧和仇恨，咒罵紅卫兵运动，咒罵我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

是，正如魯迅所說：“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革命潮流的奔騰冲击，革命真理的四处传播，决不是反动派的几声叫喊所阻止得了的。当年，国民党反动派形形色色的御用文人，混入“左翼”内部的修正主义者，对魯迅都进行过“围剿”。結果怎样呢？正如毛主席所說，“而共产主义者的魯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可以斷定，世界上反动派們咒罵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只能是从反面帮助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火种在全世界的传播，只能促进他們自己的垮台，只能使全世界人民更加看清楚这场大革命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更加看清楚这场大革命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历史的伟大推动作用！

最近，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义者，竟利用紀念魯迅的机会，无耻地用誣蔑魯迅来誹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們竟然把魯迅誣蔑成什么“人道主义者”“博爱的歌手”。他們胡說什么魯迅主张旧时代的文学和艺术有“永久的价值”，魯迅反对文化領域中进行革命，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真是对魯迅极其卑鄙的捏造。魯迅一生最痛恨宣揚阶级調和的騙子手。他针对那种宣传什么“博爱”“忍从”的奴才哲学說：“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这是多么鮮明的无产阶级立場！这真是对那些用“博爱”“人道”来欺騙和麻痹被压迫人民的修正主义者的迎头痛击，戳穿了他們充当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奴才的面目。魯迅一辈子反对追求什么“永久价值”，他从来都是文化革命最热烈的支持者和歌頌者。他说过：“沒有冲破一切传

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中國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他痛斥了那种“以为文学是永久的，政治的现象是暂时的，所以文学不能和政治相关”的资产阶级反动理论，揭露了唱着这种调子的“第三种人”，正是为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服务。他从来就坚持文艺要为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指出资产阶级的“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不过“是作家的棺材钉，会将他钉死。”其实，现代修正主义的艺术所标榜的“永久价值”，不过是从资产阶级文艺中抄来的一些人性论的陈词滥调罢了，不过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腐朽文化中拾来的一些堕落生活和时髦商标罢了，厚颜无耻，空洞无物，穷极无聊，是它们的特色，这些都是很快就要被历史潮流冲洗掉的渣滓，哪里有什么“永久价值”。

在鲁迅留下的战斗的遗产中，有许多很深刻的思想，概括了文化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现在只举出几点：

第一，我们要发扬鲁迅“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政权需要这种战斗精神，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同样需要这种战斗精神。鲁迅对人民的敌人有很高的警惕性，他看透了阶级敌人是很毒辣很狡猾的，对于他们决不能讲什么慈悲，你不斗他，他就斗你，你不“疾恶如仇”，他却“疾善如仇”，你想放松他，他却决不会放过你，他会玩出许多使你妥协的假面具，但他自己是决不妥协的。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总结了许多的教训，指出“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的”，如果不把“落水狗”彻底打垮，等

它們爬上岸來，就要咬死許多革命的人，就要付出更多的血的代價，至少也要將水點洒得人們一身一臉。他說：如果“將惡當作寬容”，對鬼蜮講慈悲，“使它們繁殖起來”，以後的革命者“也就要花費更多更多的氣力和生命”。

魯迅對有些不肯打“落水狗”的所謂“老實人”說：有的狗表面上“落水”了，其實並不，“至多不過是假裝跛腳，聊以引起人們的惻隱之心”罷了，他日重來，首先就從咬“老實人”下手。他還說：“狗性總不大会改變的，假使一萬年之後，或者也許要和現在不同，但我現在要說的是現在。如果以為落水之後，十分可憐，則害人的動物，可憐者正多，便是霍亂病菌，雖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實。然而醫生是決不肯放過它的。”

魯迅的一生，是對國內外反動派不妥協地戰鬥的一生。他對人民的敵人決不寬恕。他多次批判過“唯無是非觀”，主張革命的戰士應當旗幟鮮明，有分明的是非和熱烈的好惡。他最憎惡那些貌似“公正”而實際上站在舊勢力一邊的“正人君子”們。他曾經這樣淋漓盡致地刻劃過這類“正人君子”的丑態：“雖然是狗，又很象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惟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他在《中國文壇上的鬼魅》一文中，無情地勾出了那種自稱“決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於左右之外的人物”的丑惡鬼臉，指出“蒙蔽是不能長久的”。這真是對於今天某些自命“超然”“公允”的現代修正主義者絕妙的畫象。請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那些以為“惟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的人，其實正在暴露出庸俗不堪的修正主義鬼臉。我們要發揚這種對敵

人不妥协的战斗精神，識破那些已落水之狗和尚未落水之狗的种种阴谋詭計，撕掉那些新式的“正人君子”們折中主义的假面具，剝出那些“虽然是狗，又很象猫”的叭儿狗們的丑恶面貌，坚决把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第二，我們要發揚魯迅堅韌、持久的革命精神。魯迅說：“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斗争，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他指出：“要在文化上有成績，則非韌不可。”這是因為一切反動勢力和反動思想決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必須經過反復多次的較量和斗争，才能夠逐步把它們消滅，決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只有具備最大的堅韌，才能一步步奪取勝利，鞏固勝利，擴大勝利，才能夠使舊勢力的各種形式的反扑、軟化一一破產。

魯迅的一生，經歷過多次革命的高潮和低潮，勝利和失敗，曲折和反復，聚合和分化，革命隊伍一次又一次的一分為二，“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但他象一棵在風霜中巍然屹立的勁松，不畏黑暗，不怕強暴，始終堅持着前進，毫不动摇地堅持向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進行了英勇、持久的戰鬥，不斷吸取階級斗争的經驗，終於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真理，練出了一副無產階級的硬骨頭。

今天，我們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進行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偉大的波瀾壯闊的革命運動，是